



赵望禾轻放竹篮，指尖擦过石阶缝隙的狗尾草。山风穿过秦岭，撩开她额前碎发，吹动谷底蜿蜒的施工围挡。蓝色标语崭新醒目，风掠而过，字句轻颤——西十高铁，贯通秦岭，联通南北。

这座山，她守了五年。也困住赵望川五年。

河谷狭长，村镇依山铺开。数十年来，山里人出山，只能绕盘山公路盘旋往复。清晨动身出山，暮色裹挟归程，一趟往返耗去整日光阴。赵望禾守着一间山货小铺，售卖自晒核桃、风干野菌、山间蜂蜜，靠着微薄营收度日。她年年盼，盼山路平顺，盼远方的弟弟归途轻松坦荡。

赵望川高考后，执意远赴江城，读铁路工程专业。临行雨夜，姐弟俩挤在老旧面包车后座。山路弯陡湿滑，车轮碾过积水，溅起细碎水花。三个半小时车程，赵望川始终攥紧书包带，全程缄默。

车子冲入隧道，漆黑瞬间包裹车厢，唯有车灯刺破一线幽暗。

“姐，我以后修铁路，把铁轨铺进山里。”黑暗里，少年声线清亮，带着不容动摇的执拗。

赵望禾只当是少年意气的妄言。秦岭层峦叠嶂，山势险峻，是亘古天险。寻常铁

路尚且难求，高铁更是山里人不敢触碰的奢望。她抬手揉抚弟弟头顶，轻声应下一个字：“好。”

这一等，便是五年。五年间，山外日新月异，山里依旧时光缓慢。河谷深处，塔吊竖起，机械轰鸣，击碎山谷千年沉寂。村里人茶余饭后热议高铁，有人满心期许，有人满心顾虑，怕林地被毁，怕安稳的山居日子被外来车流打破。

赵望禾不掺和闲谈。她每日清晨上山收货，午后整理货品，傍晚倚着铺门，凝望谷底工地。塔吊缓缓旋转，钢梁层层搭建，工程车辆往来穿梭。她看不懂，却记住工人们身上统一的蓝色工装和围挡标语一色，醒目又温暖。

她常常望着那片蓝色发呆，猜想赵望川是否也身着工装，驻守这片山间。

姐弟联络日渐稀疏。起初，赵望川每周都会打来视频电话，聊课堂所学，说城市风物，讲归乡修路的心愿。后来赵望禾发出的消息，常隔一两日，才等来寥寥数语。

入秋之后，秋雨淅淅沥沥下足半月。山路泥泞湿滑，进山采货的村民日渐稀少，铺中存货慢慢见底。盘山公路多处落石滑坡，村子几乎与世半隔。

赵望禾看着被雨水冲刷发亮的围挡，拨通弟弟电话。听筒嘟声悠长，反复回荡，无人接听。

深夜灯下，她点开旧照片。画面里的青年眉眼青涩，立在大学实训楼前，笑意舒展，眼底盛满热忱。

次日清晨，雨势渐歇。浓雾缠上秦岭山腰，塔吊、钢架尽数隐在白茫茫的雾气的里，天

地素净朦胧。

赵望禾锁好木门，拎起一篮晒干的香菇、核桃，踏湿滑石阶走向工地。岗亭伫立门口，铁门紧闭，警示牌字迹醒目：施工重地，闲人免进。

她立在路边，手指反复攥紧竹篮提手，上前不敢，退后不舍。值守人员快步走来，语气温和：“大姐，里面正在施工，危险，不能进。”

赵望禾迟疑良久才开口：“请问，工地上有没有一个叫赵望川的小伙子？从江城过来，学铁路工程的。”

工作人员稍怔，随即摇头：“工地上上千名技术员，我们也不清楚。”

最后一点期待彻底熄灭。她低声道谢，转身离去。

雾珠沾湿她的发梢和肩头，细碎冰凉。她缓步下山，脚步沉重。五年光阴，足以磨平诺言。少年赤诚的誓言，终究抵不过远方的繁华。

此后，赵望禾再未主动联络弟弟。她照常开店理货，打理日常，只是眼底的期盼层层沉淀，化作无声的落寞。

十月末，天光大晴。秦岭秋意浓烈，漫山红叶叠着黄叶；河谷风清，空气里浮动草木清香。

午后，村上传来喜讯，高铁秦岭隧道贯通，施工队将在村口举行竣工仪式。

村民纷纷涌向河谷。赵望禾本无心前往，被隔壁婶子硬拉着挤进人群。

阳光穿透云层，铺洒在隧道口。墙体平整坚固，轨道基底笔直向前，横穿连绵秦岭，直通山外阔野。这是千百年来，秦岭最坦荡通畅的一条出路。

一众施工人员列队而立，身姿挺拔，工

装规整。主持人简短致辞完毕，邀请青年骨干上台发言。

一道身影稳步走出队列。青年身形挺拔，眉眼清朗，工装领口扣得严丝合缝。他缓步至话筒前，举止沉稳。

是赵望川。

赵望禾呼吸一滞，双脚钉在原地，目光牢牢锁在青年身上。

清亮沉稳的声线乘风漫过河谷：“五年前，我从秦岭走出，三个多小时盘山颠簸，才算离开大山。那时我便立下誓言，学好专业技术，为家乡修一条平坦的路。”

“这五年，我未曾归家一次。”

人声骤然安静。赵望川抬眼，目光越过人群，落至赵望禾身上，眼底盛满愧疚与温柔。

“隧道攻坚全程穿山掘进，洞内无信号，昼夜轮班值守。我无眠联系家人，更不敢告知姐姐我的工作环境，我怕她牵挂难眠。”

“山里人世代受制于山阻路远。昔日出山，靠绕行、靠等候、靠天时。如今这条隧道，不只是一条交通线，更是秦岭人家的新生。”

秋风拂过山谷，掀动他的工装衣角。他立在崭新轨道起点，遥望连绵青山，声音愈发笃定。

“我当年许诺的路，今日，通了。”掌声轰然炸开，席卷整条河谷。

赵望禾立在人群中，指尖微颤，眼底温热。她抬眼望向弟弟，再眺望穿山延伸的轨道，秋日暖阳平铺轨面，笔直坦荡，伸向远方。

喂麻雀

张翼

伏天骄阳下博物馆外，就着地椒子茶吃馒头，别有一番风味。两只麻雀不期而至，慢慢悠悠在地上行走，很像是常来此处的熟人，蹦蹦跳跳也算是待客之道。当然要回报以诚意，神使鬼差的，把手中的馒头掐了一点点扔给它们。出乎意料的是，它们居然越走越近，其中一个叼起一块吃了起来。这真是太让人意外了。

请原谅我的少见多怪。我向来记得的，乡村田野里、农家院中的麻雀，是不会这么大大咧咧、肆无忌惮地与人嬉戏，还被投喂的。麻雀，不管是不是在科学上要被划为害虫，吃粮食总是板上钉钉、无法抵赖的事实。“割了糜子叫雀儿——领空头情”之所以能够成为流传至今的歇后语，那也是长期农业生产经验总结出来的。

只要稍有机会，麻雀就会啄食糜子、

谷子、荞麦、扁豆、胡麻、玉米、小麦等农作物，不管是长在地里、撒在路上还是晒在场上。所以，地里长期有形式多样、不断变装的“稻草人”，就是给它们预备的。大冬天，落雪后，扫出一块地来，撒点秕谷，拿出筛子，支着棍子，拽着绳子屏气凝神要张网捕的雀，主要也就是它们。要说它们在乡下过得提心吊胆，过于夸张，其实天高地阔，它们呼朋引伴、成群结队地飞，从一块地到另一块地，从一家到另一家，从一个村到另一个村，从一座山到另一座山，从一座林到另一座林。按照自然法则悠然地活着，并没有时间和精力去提防戒备。

在乡野大地，从未见过有人拿粮食谷粒或者馒头饭渣喂麻雀的，那一定会被视作暴殄天物、不分敌友，至少也是爱心泛

滥过了头，麻雀的食材“遍天下”，哪里轮得着人去喂。要是一只乡下麻雀混到需要好心的大爷、善良的小孩来投喂的地步，一定会成为雀界的一个大笑话。可是今天，作为一个曾经在黄土地上汗滴禾下土的人，居然忘却了粒粒皆辛苦，在城市天空下，拿着雪白的馒头喂麻雀了，这让人情何以堪。

城里的麻雀不怕人，不管是大人还是小孩，这是我早就发现了的。好像越是人多的地方，它们越是愿意站着不动或者钻来钻去，很多时候，不是它们躲着人，而是人绕开它们。只是繁华热闹处，没有遇见有谁会像对待流浪猫、流浪狗一样，给它们搭棚子、建小屋、喂饮食。博物馆门前喂麻雀的一幕之所以发生，当然不是我一个人的“灵光乍现”，它们肯定是轻车熟

路、久被投喂。我不是第一个，也不会是最后一个给它们喂食的闲人。

它们好像已经活成了城市广场上那些有专人调教，又有鸽食小摊卖给遛娃一族来“供养”的鸽子的模样。这大约也是一种幸福，而且可能是空前的。可鸽子是笼中鸟，麻雀则是空中的精灵。它们接受投喂，但肯定不依赖投喂，一次两次整个饥，还是会飞向天空。自己去绿树成荫、繁花似锦的地方“找粮食”或者“捉虫子”吃。

更重要的，是它们也要生儿育女。印象中“雀儿子”是和“燕唧唧”“鸡娃娃”一样可爱的啾啾待哺的小小生灵，给生活装点起叽叽喳喳、啾啾唧唧的喧腾趣味。它们的卧室也一定是高高的屋顶、空阔的树梢，和它们在乡野大地里那些堂兄弟表兄弟们享受一样的舒心辽远。

梧桐树下的夜

辛妍

那只蝉是孩子在路上捡到的。七月的丹江公园，入夜后树影幢幢。一束束手电筒的光柱在树干之间晃动，像某种奇异的仪式——大人小孩都弓着腰，目光贴着树皮上下逡巡。他们找的是蝉，据说刚蜕壳的成虫格外鲜美。孩子不懂这些，他只是看见人行道上有个黑色的东西在爬，还被行人无意中踢了一脚，便弯腰把它捧了起来。

蝉的壳是棕褐色的，硬邦邦的，背上裂开一道缝，露出里面嫩绿的肉体。那一只后腿有些蜷曲，被踢过之后更显得笨拙。孩子说：“妈妈，我们带它回家吧，我要看它变出来。”他说这话的时候，眼睛亮晶晶的。

我答应了。我们把蝉带回家，安顿在阳台的一片绿叶上。孩子搬了小凳子坐在旁边，目不转睛地盯着。蝉偶尔动一动那条残腿，背上的裂缝似乎又张开了一点。五分钟过去了，十分钟过去了，孩子开始扭动身子，看看窗外，又看看客厅的电视。二十分钟后，他站起身，说：“妈妈，它好慢啊，我先去玩一会儿。”

他没有再回来。

蝉还是那个蝉，背着它沉重的旧壳，固执地、缓慢地，一点点往外挣扎。我坐在孩子空下来的小凳子上，忽然明白了什么。孩子的兴趣来得快也去得快，这是天经地义的事。他承诺要看一场蜕变，可他哪里懂得，真正的蜕变从来不是一场表演，而是一次漫长的、寂静的、无人观赏的挣扎。

夜深了，蝉终于完全钻出了旧壳，全身嫩绿，翅膀皱巴巴地贴在背上，像一个刚落地的婴儿。它的腿依然是跛的，但它的身躯完整了。我轻轻把它托起来，心里有了一个决定。

我不能让它就这样留在阳台上。明天太阳一升起来，它就永远失去飞翔的机会了。

于是我带着蝉下楼，在小区花园里找树。路灯的光有限，我打开手机的手电筒。一棵柳树，一棵槐树，一棵玉兰。我在近地面的树干上细细照过，蚂蚁在树根处蜿蜒而行，我不想要一棵有蚂蚁的树。蚂蚁会找到刚蜕壳的蝉，那柔软的身体对它们来说可能是一餐盛宴。

最后一棵是拐角处的梧桐，树干光滑，树根处于干燥洁净。我把蝉轻轻放上去，它的爪子慢慢抓紧了树皮。明天天亮，它的翅膀会变硬，颜色会变深，它会变成一只真正的蝉。就算那条跛腿让它飞不高、飞不远，至少它是在树上完成的这一切。

我蹲在那里看了很久，起身的时候腿有些麻。抬头望望，楼上的阳台亮着灯，孩子大概已经忘了今晚捡过一只蝉。但这有什么关系呢。有些生命的变化，本来就不必被谁看见。我们以为自己只是见证者，其实我们不过是在某个夜晚的路边，偶然停下来，看见了一段早就在进行的漫长过程。

那棵梧桐会记得，有一个跛脚的蝉在它的身上获得了新生。而我会记得，那天晚上我替一个睡着的孩子，完成了一个他许下却没能履行的约定。



冀志刚

出了黄沙岭隧道，路窄了，心宽了起来河畔的烧烤是从城里搬迁来的炽热走过半生，收获了些许疼痛跛脚的日子，路上深一脚浅一脚虚度的时光，唯有土地不负我枝头的安慰沉重，小院的李子熟了在乡下笑谈水土不服先安慰自己的心，不叙述城市的故事推开窗迎进阳光，提起锄清理杂草，关窗安慰星星半天的休养，足够下半年的奔波

那场雨

行人在雨中赶路，急着疏通被枯枝败叶堵塞的泄水口停电和暴雨预警短信同时抵达让断桥再增加了几分负重躲不过的意外没有人身处局外打电话给母亲，她正在地里扶起倒伏的玉米，淋湿了衣服仍满怀期望

脚手架

倚在钢管上的男人，放长安全带的系统汗滴洒落在下层的竹排上脚手架总是先于楼层接触风远处的校园，似乎有儿子的读书声摸了摸口袋的烟，男人直起身用扳手拧紧螺丝

夏夜

知了在不停地循环着往事门前的小河带走了落花和落叶人到中年，守着一口井青苔爬上井沿，言语渐渐遗失月光下，捞一杯记忆下酒和夜风，对叙流年远去的人和信差一起走失积年的老伤还得自己慢慢疗养这口只出不进的井，干枯的那天请将我和它一起埋葬让青苔长满井口，让风抹去痕迹让这个世界画不出我的模样

石鸿河

回到老家，喜欢坐在河边看山看水童年的柳笛，吹不出沧桑的曲调流水不是汇聚就是分叉儿时的玩伴，躲在捉迷藏游戏里找得到找不到，都不是胜利者日子被一遍一遍洗涤，这些必修课掏空了的空山空，风中也会轻泣长满青苔的石鸿，在水里沉浮那些久远的传说，慢慢地凋落含着泥沙时，你才明白一滴水的痛我还回得去的故乡，早已物是人非我坚持的那个故乡，晓梦易寒易醒河流没有笔直的弯曲地妥协是前行的副产品眼前的水，途经着过去的水余晖下，涉水而去的少年，背影模糊

江滨的路

它沿着丹江水流的轨迹水转弯，它也转弯水有涨落，车有缓急与一条江捆在一起枯荣常常相依驾舟渡水的人，也会在路上行车凭岸漫步的人，常在路边看水银杏叶年年飘落，把金黄酒在白雪上樱花年年赴约，将残瓣付于流水作为一条路，向东，它到不了水的彼岸向西，它觅不到水的源头它只是一截断章，在山水之间录下时代的踪影十字路口的信号灯在绿与红之间反复斟酌像犹豫的摆渡人一条路，永远留不住脚步唯有树，抓紧泥土，年年生长

